

□白湖

那是我第一次见青青的麦田，像一幅绿色的温柔的画。四野空旷，行人稀疏，视线所及，广袤的麦田里，遥遥静立着一株高大的柳树，绿荫如盖，树上筑有鸟巢，树下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田埂上，零零星星开着一小丛一小丛白色的小花，花瓣瘦长单薄，学名老鸦瓣，俗名方芽子。

我拿着手机不停拍照，麦田，麦田里的柳树，田埂边的老鸦瓣或方芽子，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陌生的，从南方远嫁到北方，我成了一个边缘者，大多数时候都远离土地，像榭寄生一样寄居在城市，不可避免地难以融入其中。

4月，城市里的花开得热热闹闹，我跑去千佛山看海棠花，从前也并没有多么喜欢海棠花，可是，有一年去过北京西郊曹雪芹纪念馆，看那黛青色的屋檐下据说是曹雪芹亲手种下的海棠花树，白色的海棠花如雪如梦，开得醉人心魄。恍惚间，想起黛钗探春一行结“海棠诗社”，黛玉《咏白海棠》：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”，扑面而来的清新灵气，真是不得不叫人感叹黛玉的“玲珑心肝”，而史湘云的海棠花签“只恐夜深花睡去”，也是极致的美学。我是一个痴人，爱看《红楼梦》，爱屋及乌，也爱看海棠花，白海棠更是诗意的存在。

做边缘人的日子，除了去田野里看麦田，去千佛山看海棠花，去趵突泉看泉水，还喜欢去南新街老舍纪念馆串门，喜欢看他在《大明湖之春》里写道：“在夏天，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苞卖，在北方大概只有济南能这么‘闹气’”。每每读到这里，都觉得满纸芬芳。一到夏天，真的傻里傻气跑到南新街上，幻想还能碰到挑着青菜、附带着叫卖大白莲花的，若能遇上，一定满心欢喜买一大捧。许多外乡人第一次听说济南，也来自老舍那篇著名的《济南的冬天》，先声夺人，字字熨帖温暖，引得多少人遐想。

4月，还有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，每到这时候，总有朋友三三两两，问我在读什么书。其实，我大多数时候是乱读书，看到什么读什么。试想，一整个春天，百花绽放，花团锦簇，你只需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，飞入花丛中，到处忙碌着采蜜就好了。读书也一样，那么多的好书，只愁时间太少读不过来，哪里还有余暇瞻前顾后。书读多了，自然而然就练出了好眼力，好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，一眼就能分辨出一本书的优劣。那之后，真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读书的乐趣、益处、妙处非爱读书者不可言。

我这个边缘人，因为爱读书，只觉得每天都过得兴致勃勃，内心的世界比起肉眼可见的世界要辽阔得多。看《红楼梦》，看老舍笔下的《大明湖之春》，我不再狭隘地去想我是哪里人，我只知道，我热爱翡翠一样明亮翠绿的春天，热爱无边无垠的青青麦田，热爱田埂边的方芽子，也热爱洁白如雪的海棠花。

早在City walk兴盛之前，我们一家每周末都会来一次城市漫行，最固定的两条路线：一条是走千佛山路，从北门进入，一个一个欣赏“十八罗汉”雕像，十八罗汉散布于主台阶两侧，雕像生动有趣，有的是欢喜罗汉，有的是静坐罗汉，有的是沉思罗汉，有的是骑象罗汉，有的是笑狮罗汉，有的是伏虎罗汉，有的是降龙罗汉，还有托塔罗汉，芭蕉罗汉，布袋罗汉，长眉罗汉，挖耳罗汉……造型各异，姿态万千，我每次都饶有兴趣地绕着“十八罗汉”，由衷感叹能工巧匠奇妙的想象力。

山上有一座“历山书院”，青瓦红柱朱门，里面有关于千佛山文化的一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在春天里行走和阅读

些普及书籍，像《济南千佛山风景名胜志》《千佛山揽胜》等，编撰简单，很快就被我看完了，总觉得意犹未尽，问那位态度和善的管理员，还有更多关于千佛山的书吗？回答说：“就这些了，没有别的书了。”于是又跑出去继续看山，看卧佛，看雪白的海棠花，看了香结出幽幽暗香的丁香结。山上曲径通幽，古柏森森，鸟鸣啾啾，我们大步快走，常常觉得耳畔生风，眼前所见无不让人心旷神怡。

从千佛山西门出来，穿越整个泉城公园，经省体育中心，马路对面一栋别具一格的“鼎”状红色建筑，饰以波浪卷纹，象征黄河水日夜奔腾，川流不息，那便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山东书城，书城里的书卷帙浩繁，各大著名出版社的新版图书上新非常快。我在山东书城买过许多新书，至今爱不释手的，像《中国传统色》系列、《色彩中的一百年》、《花草草救了我》、《芳香植物》、《企鵝75》、《生命的力量》……或偏重于知识性，或审美极好，或启迪人心，值得反复看。也有一些书，只是看了看没有买，像《抬头看二十九次月亮》，觉得书名有意思，无意间和一位朋友说起，她竟然飞快从网上下单，给我寄了一本，也是难忘的事情。

另一条路线更热闹，从时髦的朝山街南口到朝山街北口，再穿越泉城广场，如果时间凑巧，刚好可以欣赏一场激动人心的音乐喷泉，更巧的是，如果阳光明媚，会看见五彩斑斓的彩虹随着喷泉跳跃。有时候，也会什么都不干，就坐在泉城广场的繁花丛中，仰头看天空中飞来飞去的风筝，将生活中的烦恼抛之脑后。

这条路线的目的地是泉城路新华

书店，来看书的孩子真多，每次一进门，我都觉得扑面一股热浪。这里买教辅书非常方便，当然，孩子们更爱看的无疑是丰富多彩的童书，常常看见一大群孩子席地而坐，津津有味地读书，那画面叫我羡慕不已。我在十岁以前读过的书屈指可数，而他们，小小的年纪便坐拥书籍的宝藏。

我听过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大仲马的《基督山伯爵》，那时候，我还是几岁的稚龄，爸爸在几十里外的镇政府上班，一周回家一次，这难得的周末时光，总是格外珍贵。晚上睡觉前，爸爸便给我讲一段故事，爸爸口才非常好，基督山伯爵的复仇故事讲得跌宕起伏，像黑白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久久回放。一周讲一次，下一次听就要等下一周了。我牢牢记住每一个情节，主要人物名字也记得一清二楚，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。

等到上学后识字了，我对书籍的痴迷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南方的夏天高温湿热，爸妈上班去了，我一个人坐在西晒的房间里，像坐在蒸笼里一样，热得满头大汗，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力，纹丝不动地坐在热烘烘的地板上，专心致志地看书。有《铁道游击队》，也有《007詹姆斯·邦德》的连环画，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还有爸爸的历史书，我最喜欢看的居然是《白话聊斋》，老式的褐色书封，纸张泛黄，我反反复复地看，完全被一个个想象的神奇的鬼狐故事所迷住。

泉城广场荷花喷泉东边，有一处弧形文化长廊，内设十二尊齐鲁大地历史文化名人雕像，我每次去，都要在蒲松龄的雕像前长久驻足，对蒲松龄有一种真切的亲切感，内心深处，更是不知道自导自演了多少出新聊斋故事。蒲松龄雕像脚下那只灵巧的小狐狸，被来来往往的游人抚摸得毛发光彩可鉴，想来，和我一样喜爱聊斋故事的人一定不计其数。

童年的人生经历，经由时间的发酵，已变幻成了许许多多崭新的故事，最初的版本是什么样的，已经无迹可寻了，我们都在时间的长河慢慢埋灭，昨天的我就像昨天的风，我试着学蒲松龄老先生，凭一些蛛丝马迹去编织我人生的故事，借此获得重生。很难说，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哪一个更好，哪一个更真实，毋庸置疑的是，哪一个我都在拼尽全力成为更好的我。

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的作者、百岁老人杨苡引用过《基督山伯爵》的一句话：“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：等待和希望。”我童年时听的故事，少年时读的书，总以好玩为主，大多懵懵懂懂，只有在时光里沁润过，在生活里摸爬滚打过，才算真正读懂那些文字与故事背后的意义。这时候，书里的文字才是鲜活的。

等待和希望，wait and hope，年少时的等待是成长，就像一望无垠的青青麦田，秋日收获的希望如此确切无误；可是，成年后的等待是什么呢？我常常会为这个问题彷徨，爸爸给我讲过那么多精彩的故事，却没有告诉我人生的答案。看见麦田里一垄孤零零的坟茔，会忍不住潸然泪下，但是，那上面生长的枝繁叶茂的柳树，又似乎告诉了我生命的希望。

狄更斯在小说《远大前程》中写道：“她把阳光摒弃于外，也就把世间万物都摒弃于门外；她与世隔绝，也就与自然上千种有益益心的灵秀之气都隔绝了。”这句话常常督促我，放下手中的书，放下手机，快快走出门外，走到阳光下，走到人群中去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看阳光下新绽放的绿意，那的确是生命的光。

（本文为自由撰稿人，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【后浪奔涌】

租房记

□仇士鹏

公司给新员工配备了一年的人才公寓，没有任何费用，每天有专人打扫卫生、整理床铺。本来还有三个月才到期，但我提前租好房子，准备搬出去了。

好房源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尤其在公司附近，即使是老破小，价格也硬是被学区房的属性架得高高的。偏偏，我对步行上下班有着极强的执念，所以该出手时，我马上出手。

它在五楼，没有电梯。每次京东小哥抱着大箱小箱爬上来时，楼道里便落满了他那让人无法忽视的喘粗气声。不只是他，水也爬得很艰辛，打开花洒，水流像是渴了很久的小溪，一副不成气候的样子。在老小区，将就就是生活的基本准则，譬如厕所小得要一只脚踩着马桶洗澡，水龙头晃得像要散架一样。我向来随遇而安，倒也不介意。

可有些东西，我不愿将就。

有编辑朋友说，看到一篇文章，能大致猜到它的作者是谁，气质与风格是文字始终围绕着旋转的恒星。房子何尝不是我写出的另一种文章？笔墨纸砚的用料可以差一些，但它承载的精气神儿，反映的人生态度，都是和我的名字紧紧绑定的，不能总是打折扣。

我先买了台显示器，给笔记本配好双屏，让眼神不至于被束缚在一块狭窄的屏幕里，勒出道道血丝。插上音箱，抒情慢摇，连窗台都被旋律感化，滴下的水滴悄无声息地打着节拍。面目狰狞的数据和符号，此时也显得眉清目秀了些。

人生树下，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风雅，苏轼便有“不可居无竹”的情结。我想附庸之，便买了发财树、清香木和绿萝，功能上，一个务虚，两个务实。房间里有了绿色，生活就有了春意。只是卖家寄过来的自吸水盆是破的，在我浇完水往架子上搬时，水混着营养土漏了一地，又让家里迅速多了两位成员：一个装盆栽的盆，一把扫帚。看来，我还没在这片土地上扎根，它们已经先定居了。不过，它们或许早就在我的脑海里扎根了，在第一次读到唐诗宋词的时候，在第一次听说诗意栖居的概念的时候。从它们微微翘起的叶子上，我闻到了久违的清香。

每过一段时间，我都想改善伙食。昨天，去超市采购了一批火锅食材，然后想起锅碗瓢盆，碟筷砧板没买，继而想起调味品和洗洁精没买，最后，想起电磁炉和蒸锅也没买。结账时，推车里堆成了小山头，再把大包小包扛上五楼，汗湿重衣。吃一顿火锅的成本远远超过在食堂吃顿好的。其实也知道，我大概只是图个新鲜，甚至过段时间，会嫌麻烦而讨厌起吃火锅，但我也知道，这次图不到的话，我的心里必然又会落下芥蒂。

有些事，要计较成本，有些，又不要。为此，父亲常说我不可捉摸，但我在乎的，是被时间封存的遗憾，那是钢丝球都不能彻底擦干净的。

租房子，睡觉是头等大事。床上三件套是我精挑细选的，从材质到图案都几经比对。同事说，他租的是景观房，早上拉开窗帘，落地窗外，迎面而来的是一道静静流淌的白练，城市的历史与未来都在脚下，开阔的视野带来了开阔的胸襟和愉悦的心情。我羡慕不来，那房租和楼层一样高。但在我的承受范围内，还是要适时地阻断委屈、将就的生活方式。我喜欢，那就去买。想一想，拖着一天的疲惫吭哧吭哧爬楼回来，如果连觉都不能在一个让自己满意舒心的小窝里睡，又怎么阻止关灯后的胡思乱想：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？

“爱自己”和“我配得上”，这两个句子是我用二十年的时间在心底拼出来的。它们很短，总共七个字，也很长，长到不知道多久，我才能真正走完它们的一笔一画。至少，在我要住上很久的这间小房子里，我希望能看见它们的影子。

（本文为河海大学2023届硕士毕业生，水利水电助理工程师）

非虚构写作投稿邮箱：qlwbxyd@sina.com